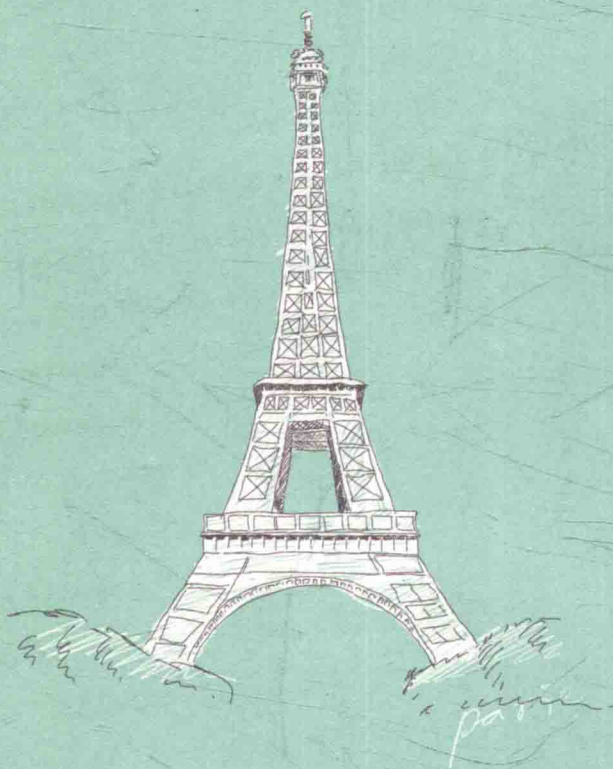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6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春)

高宣扬◎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6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春)

高宣扬◎主编 姜丹丹 邓 刚◎执行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春)/高宣扬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1-017652-9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5127 号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春)

FALANXI SIXIANG PINGLUN · 2016(CHUN)

高宣扬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01-017652-9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法兰西思想评论》学术顾问、主编及编委会

学术顾问

雷诺·巴尔巴拉 (Renaud Barbaras)

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教授、现象学家

奥利维耶·布洛赫 (Olivier Bloch)

巴黎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德·布尔乔亚 (Bernard Bourgeois)

法国哲学会前会长、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长

程抱一 (François Cheng)

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

罗伯特·达缅 (Robert Damien)

西巴黎农泰尔大学教授

狄迪耶·德勒尔 (Didier Deleule)

法国哲学会会长

贾克·董特 (Jacques D' Hondt)

法国哲学会前会长、普阿基耶大学荣誉教授、黑格尔专家

玛丽安·霍布森 (Marian Hobson)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

洛朗·贾弗洛 (Laurent Jaffro)

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主任

德尼·康布斯奈 (Denis Kambouchner)

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教授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巴黎第六大学教授

菲利浦·雷诺 (Philippe Raynaud)

巴黎第二大学教授、政治哲学研究专家

安德烈·多舍尔 (André Tosel)

法国哲学会前副会长、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主编

高宣扬

编委会 (按音序排列)

于奇智 冯俊 孙向晨 刘国英 刘小枫 许均 杨大春 杜小真

陆兴华 张永胜 张尧均 汪堂家 尚杰 徐卫翔 莫伟民 郭宏安

高宣扬

执行主编

姜丹丹 邓刚

编辑

姜丹丹 邓刚 曾怡 洪琼 蒋阳

前 言

德里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从来不打算建构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他的哲学既是解构主义对当代和历史的各种事件的批判,又是他的解构策略的一种实践过程,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的散播性、碎片性、在场性、零散性、游击性和事件性的特征。相应于德里达哲学的特殊性,我们对于它们的研究,也只能采取多种灵活的方法,紧密地结合当时当地的状态及其中各种力量对比关系,结合他的解构主义策略的实践过程,进行微观细致的个别分析,尽可能呈现他的哲学思想的活灵活现的生命力及其当代社会意义。

每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生命自身的实际显现过程及其对自身显现的经验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生生记录。所以,历史不只是各种资料的单向直线堆积,不是资料本身的固定时空顺序的简单排列,而是充满生命经验和生命体验性情感的见证,表现了作为“此在”的人对以往经验的不断估价和回顾,它构成了实际生命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生动地表现了生命活动同它本身的展现历程的不可分割性。但同时,生命的历史性也就是生命的自我限制性,因为生命既然只能在个体化的形态中实现自我展现,它就不得不在个体生命的有限时空中,面对一切它所遭遇的实事状态以及自己的存在命运。然而,更重要的是,生命的个体性也同样容许生命在有限的时空框架内,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完成在实际状态、可能状态、潜在状态之间的来回穿梭运动,以便达到生命自我展现在有限范围内的无限循环更新。

德里达在 2004 年的离世,使他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他的存在和他的思想也成为“历史事件”载入当代哲学史册。在德里达逝世之后,他这个特殊的“此在”的个体生命已经结束了,但他的思想却一再地介入我们的现实哲学活动。首先,他的逝世,给我们提供了重评他的思想的珍贵时机。在这里,更确切地说,不是他的逝世,而是他的不死的思想,让我们即刻联想到他个人生命

的最后20年中所展现的思想创造活动。

翻阅德里达逝世前最后20年所发表的著作和言说记录,可以看到,德里达越来越关切“死亡”以及与死亡紧密相关的“哀悼”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哀悼德勒兹逝世的一封信中,德里达称德勒兹是“事件思想家”^①,把德勒兹逝世本身看做是一场活生生的事件,一场“在场出席”的事件,一场“结束性”的事件,但尤其是一场“开创性”的事件,当然也是一场“解构”的事件,一场政治事件。

德里达很重视事件性,不但因为任何事件都是不可预测的,而且,还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如同“他者”一样,都属于“看不见的来临者”^②。德里达尤其针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及其无处不在的霸道性质,强调当代政治的自我称霸的任意性及其可能性。德里达认为,当代技术的威力及其发明和使用的高效率,使当代政治有可能充分利用技术力量有效性的及其神秘性,加强对国家及各个社会成员进行远比传统专制更加凶残得多的全面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政治可以随时“在场出席”、干预、操纵和导演各种突发事件,以便进一步加强政治统治的力量。

德勒兹的逝世,作为一场事件,其珍贵性就在于它的“在场性”和“唯一性”。德里达在谈到德勒兹的逝世时,反复用“这个逝世”(cette Mort-ci),强调它的此岸性和唯一性,强调“这个”的不可替代性,它的“在场”性质以及它与“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性。

同样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对于他所要讲的马克思逝世这个事件的“维持性”及其意义。“维持性”就是“在场性”。在这里,德里达特意重复使用法语“坚持”或“维持”(maintenir)的现在分词 maintenant, maintenant, maintenant...即“维持、维持、维持……”,也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由此试图重复马克思幽灵“在场出现”的性质,凸显这些“在场事件”的强大威慑力及其随时延展可能性;同时,也强调在场事件

① “Deleuze le penseur est, par dessus tout, le penseur de l'événement et toujours de cet événement ici [cet événement-ci]. Il est resté le penseur de l'événement du commencement jusqu'à la fin”, In Derrida, “Gilles Deleuze”, *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e monde*, Paris, Galilée, 2003, p.237.

② “L'événement, l'autre, c'est aussi ce qu'on ne voit pas venir, ce qu'on attend sans attendre et sans horizon d'attente”. In Derrida, *Échographies - de la télévision*, Paris, Galilée, 1996, p.119.

转化为潜在力的可能性及其对未来的多重影响力,鼓励人们抓紧利用在场事件发生瞬间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自主地展现对抗各种政治事件的创造精神。

德里达生前就是一位普罗德斯神(Proteus)式的人物,由于他对于传统文化及其基本原则的抗争和叛逆,由于他不愿意使自己陷入传统文化的种种惯例的“陷阱”之中,德里达始终宁愿让自己表现出含糊不清的身份。他认为,他自己越是不确定,就越远离传统文化的范围。德里达曾经反复说,历来传统文化所玩弄的最拿手的伎俩,就是首先把某个人界定为具有某种确定身份的人,因为通过身份的确定,传统文化就可以把它的对象控制住。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同福柯几乎完全具有同一种叛逆性格。当他接受法国《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记者弗朗斯瓦·瓦尔德(François Wald)的访问时说:“我像其他人一样,想要身份。但是,……每次这种身份总是自我发布,每次一种归属感总是围困我;如果我陷入这种途径的话,有人或有东西就会对我叫道:‘当心陷阱,你被逮住了。挣脱锁链,使自己脱身,在别处另行约定。’这不是更富有创造性吗?”

德里达所理解的身份,与传统的定义不同,是针对自身的一种差异,也是没有自身或排除自身的差异。他强调,如果他也和别人一样寻求某种身份的话,毋宁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找到自己在不断移动中的差异性。因此,对于德里达,如同对于福柯一样,不能从一开始就要求对他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认识。他的身份,他的思想,他的思路,从来都不是稳定和确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希望使自己变成一个能够不断改变自身的面貌的普罗德斯神。

德里达是在自由创造的游戏中进行不断创造的思想家,也是在各个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性格和不同研究主题的人物。人们如果仅仅为了了解他,勉强还可以大致地找到他的某些思想特征,例如,我们可以说,他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思想家。但这种概括并不能完全显示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毋宁针对他的具体著作或某一个具体环境,对他所探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风格。

就其创作风格而言,德里达是一位不断穿越文本,并在“文本间”(inter-textuel)中到处“流浪”,不断地在“重读”(re-lire)中对文本细火慢焙、吸取精神养料而重新进行自由创造的思想家。他以古往今来的著名著作的文本,作

为其思想和创作的“田野”，从中一再地得到启示和灵感，并扩大视野，在文本间进行横跨边界的、无止境的反思和创造，使他成为一位独具特色的当代著名思想家。对他来说，人文科学、哲学、美学、神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由于它们之间原本都是各自独立的主体精神创造物，在其语言论述的文本结构中，无疑都隐含着涵盖层层象征意义的不确定结构，值得每一位读者反复端详、体会和反思，以便从中挖掘解构和重构的无限潜能。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6年春季号(总第15期)收集了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纪念德里达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论文，编成“纪念德里达专辑”奉献给我们的读者，希望能够借此引发我们对21世纪哲学发展的新思考。

高宣扬

2016年春

目 录

前 言	高宣扬(1)
-----------	--------

第一部分 纪念德里达专辑

一、解构与哲学

德里达与中国哲学	冯 俊(1)
----------------	--------

“解构”与“易”

——从《周易》出发对德里达“解构”概念的新诠释	洪巧芸(7)
-------------------------------	--------

“隐喻”解构形而上学:德里达关于隐喻的思想研究	陈 庆(24)
-------------------------------	---------

解构与诠释

——德里达与高达美的交锋	孙云平(36)
--------------------	---------

“最后的犹太人”德里达:既是犹太教的,也是亚伯拉罕

诸教的	吉塞尔·贝尔克曼(Gisèle Berkman)/文 杨维春/译(56)
-----------	--------------------------------------

世界末日之后:论雅克·德里达的末世论笔调 ...	西山雄二/文 陈元/译(68)
--------------------------	-----------------

德里达的场所论	黄雅娴(80)
---------------	---------

二、文本与幽灵

档案、现象、幽灵

——论档案现象学	卡洛斯(Carlos Lobo)/文 管宁宁/译(103)
----------------	-------------------------------

德里达的技术与文本学	藤本一勇/文 管宁宁/译(114)
------------------	-------------------

“今传尺素报情人”

——跟随德里达、德勒兹或梅亚苏探索“秘密”(Secret)的诗学	姜宇辉(129)
--	----------

德里达论书写与生命	姜丹丹(152)
德里达的未来:无余与哀悼	夏可君(160)
Unheimlichkeit:作为“幽灵”与“真理”之维度	方向红(171)
德里达与弗洛伊德的心理装置:论生命作为延异的存在	李 锋(181)

第二部分 巴迪欧、巴塔耶及其他

真理的探险或人生的解答

——巴迪欧与弗洛姆之爱的观念	全燕、孙博伟(200)
浅论巴迪欧的《主体理论》	王 欢(211)
“生不如意,但愿死后顺遂”	
——法语墓志铭艺术特点及文化内涵	曹慧、腾冲(225)
从异质学到圣社会学:巴塔耶社会哲学思想探略	杨 威(239)

征稿启事	(251)
------------	-------

第一部分 纪念德里达专辑

1 *Dossier spécial*

à la mémoire de Jacques Derrida

德里达与中国哲学^①

冯 俊^②

各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以中外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来纪念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德里达逝世十周年。在这里,首先,我作为一位对于德里达研究有所涉猎的中国学者、作为中国法国哲学研究群体中的一员,对于具有独特深邃思想、激发起 20 世纪哲学波澜的哲学家德里达再一次表示我们的敬意;其次,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和哲学系的访问讲席教授,也对于各位学者前来一起共同研讨德里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哲学界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关注德里达哲学的,到目前为止,德里达的许多重要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关于德里达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也不少。德里达的“解构”概念远远超出了哲学圈,而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个流行语或方法论。但是,德里达在中国的影响远不止

① 本文是冯俊教授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纪念德里达逝世 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所作的致辞。

② 冯俊,哲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于此,他关于中国哲学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中间激起了热烈讨论,并激发了我们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德里达哲学的思考。

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一直是哲学界争论的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重新又引起了人们对于该问题的注意。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它是西方的舶来品。“philosophia”源于希腊文,西方人把崇尚思辨,借助概念、范畴和逻辑推论来研究宇宙的本体、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根本规律的学问称为哲学。西方的哲学家在接触到中国的文化之后,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德里达都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没有本体论的探讨;没有概念和范畴的推演,没有逻辑的推论,思辨性不足;甚至哲学只能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与它们有着历史渊源的欧洲的近现代语言才能表达,其他语言都难以表达哲学。他们承认在中国存在着同样让人尊敬的思想,但是没有哲学。德里达说:

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他们叫作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而当它引进欧洲模式之后,它也就变成欧洲的了,至少部分如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来源等。我想要说的是我对这种非欧洲的思想绝不缺乏敬意,它们可以是十分强有力的、十分必不可少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将之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①

在2001年9月11日即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日子,德里达访问中国上海与学者王元化进行对话,交谈时他又重新表述了“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一观点,并且他还反复申辩这种观点“丝毫没有文化霸权的意味”。德里达的观点使得中国哲学家要为中国哲学身份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中国哲学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访谈代序”第10页。

的研究者们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不是参照西方哲学而取得的,要把“哲学在中国”(philosophy in China)变成真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要告别以西方哲学为模式和参照的做法,从“照着讲”、“接着讲”而走向“自己讲”、“讲自己”。

我认为,在德里达的观点中存在着悖论。第一,德里达无论是否承认,他受到了他批判的对象黑格尔的观点的影响,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我想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哲学的不了解所造成的。尽管他否认他的这种观点是文化霸权,但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知识的缺乏,也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结果。第二,德里达把哲学这个概念和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这些特殊的语言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和这些语言相关才能产生哲学,没有这些语言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哲学,这是对哲学作出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哲学诚然需要语言来表达,而且哲学的语言与一般的大众化日常的语言有不同之处,但是,并不是说其他的语言就不能表达哲学或者在其他语言环境中就不可能产生哲学。第三,德里达说哲学是古希腊的一种发明,可能是指源于古希腊的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欧洲古典的形而上学。确实,在中国没有这种西方类型的形而上学,但是,哲学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即使在欧洲哲学中也还有许多不同于甚至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哲学,尤其是德里达本人的哲学就是如此。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和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哲学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它不应该是仅仅属于希腊或西欧人的专有名词。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由于德里达他自己的哲学实践与西方哲学界通行的规范相去甚远,以至于西方的哲学家们也不承认他是一位哲学家。最著名的是1992年5月9日当剑桥大学为准备授予德里达“名誉教授”的头衔而进行投票时,伦敦的《时报》上发表了一封由来自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一些著名哲学家联合签名的信,他们反对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这一荣誉头衔。在他们中有像美国哈佛大学的蒯因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大卫·阿姆斯特朗这样顶尖级的哲学家。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如下几点:(1)虽然德里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并且他的写作也确实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

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在哲学家的眼里,在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居领先地位的哲学系科中工作的哲学家的眼里,德里达的工作并不符合清晰的和严谨的、已被接受的标准。”^①(2)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60年代那些轻率任性的岁月,而他的写作继续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德里达不过是把“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 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②(3)德里达几乎把所有的法国哲学作为了嘲笑对象。(4)德里达的写作作品超出了学术成就的正常形式,超越了识别的界限,“他的作品采取了一种拒绝理解的写作风格”。^③他的任何表述清楚的断言,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些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看来,建立在无非是对理性的价值、真理和学术成就进行半通不通的攻击的基础之上的学术地位,并不足以构成这样一所卓越的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的依据。”^④

由于社会舆论的介入,剑桥大学不得不对此事进行投票,最终还是通过了授予德里达名誉教授,但是面对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哲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德里达本人也是颇为尴尬。在事后接受《剑桥评论》的采访时,对上述学者和新闻媒体进行了指责,他说,这些哲学家是对他的侮辱和诽谤,媒体传播了在学术圈内形成的大部分歪曲的、变形的和荒唐的谈话,是最糟糕的、错误报道的新闻过度的行为。他还指责这些学者受“媒介的诱惑”,是对权威的滥用。“这一媒介的诱惑鼓励这些知识分子抛弃大学‘内部’正常要求的学术规范,这一诱惑使他们通过新闻界和舆论来施加压力,从而获得一种与其工作毫不相关的影响或权威的表象”。^⑤

德里达认为剑桥大学以外的人利用新闻媒体干预大学内部进行的讨论,

①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②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3页。

③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④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⑤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最严重的干预。同时,德里达面对哲学家们对他从事的不是哲学的指责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认为,了解什么能被称为“哲学”的问题总是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它的中心、它的根源、它的生命原则。德里达辩解说,在他过去的30年中写过的所有作品都没有超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其他几位作者直接地、反复地、系统地指涉的范围,因而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否认他的作品是“哲学”的那些哲学家的的问题。他认为,那些哲学家经常是把哲学“混同于他们所学到的在一个特定的体制的传统和风格中所从事的再生产(reproduce)”,……“当一个哲学家缩在他或他的哲学的壁龛里,不懂另一位哲学家、另一种哲学语言、其他前提、其他规则、其他逻辑的或修辞学的程序、其他推论的或教学法的结构,每次他或她想要攻击这些东西,或剥夺这些东西的合法性时,他或她就会简单地说:这已不再是哲学了”^①。德里达回顾他的全部作品,“坦陈”并不是所有他所写的作品都可以完全“被归类为哲学”,但是它们不能算“非哲学的”,更不是“反哲学的”。他主张,有必要区分几种文本,“我希望,有些文本能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经典意义上的哲学;而其他一些文本则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还有一些文本有着哲学的特征但又不局限于哲学”^②。

从上面这件史称“德里达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滑稽,在德里达对那些指责他的哲学不是哲学的人的反驳中,我们找到了对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这一观点的最好的反驳。是不是德里达把哲学混同于他所学到的“在一个特定的体制的传统和风格中所从事的再生产”呢?是不是他缩在“他的哲学的壁龛里,不懂另一位哲学家、另一种哲学语言、其他前提、其他规则、其他逻辑的或修辞学的程序、其他推论的或教学法的结构”而攻击其他的哲学不是哲学呢?是不是对待中国哲学也不要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应该区分出“非常经典意义的哲学”、“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和“有着哲学的特征但又不局限于哲学”的不同文本呢?

通过德里达谈中国哲学和一组哲学家谈德里达哲学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启

①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②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示是:哲学应该是多元的,研究哲学的方法也会是多元的,就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一样,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我们说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哲学。不同的哲学之间有“家族的类似性”,但是绝不能用一把千篇一律的尺子去测量。中国哲学和德里达哲学是有着各自文化传统、各自话语体系、各自风格特征的哲学,也许它们也有“家族的类似性”,它们同样让我们充满敬意。

希望我的致辞能够激发大家的讨论!谢谢大家。

“解构”与“易”

——从《周易》出发对德里达“解构”概念的新诠释

洪巧芸^①

摘要:德里达思想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解构”,并不能作为一个确定的X来理解,它也不是一种批判或方法,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文本中来展示和把握它。而对该词的翻译融合了其哲学背景,汉译“解构”一词并不能完全对应法语的déconstruction。“解构”强调的是一种异质性与变化不断生成的过程,为此与其含义最贴切的是《易经》的“易”。

关键词:解构、文本、翻译、异质、变化、易

解构是德里达思想最为核心、最难以定义,也最容易造成误解的一个概念。它也可以说是德里达全部思想能够得以进行的基石,为此要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对德里达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首先要探讨解构这一概念。

一、德里达的“解构”及其文本

尽管解构这一概念不好定义,但我们可以在德里达的具体文本中展示它的踪迹和它所进行的方式,通过这种具体的展示,我们为此也可以把握解构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种展示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一种解构,它是一种通过解构而进行的解构。当我们同文本发生即时的“接触”时,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增加、削减甚至误解,所有的一切发生在我们对文本的这种“接触”,因而“接触”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它自身带着一种必

^① 洪巧芸,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